

參閱文稿

北京華研有限公司
(香港) 桑尼研究公司

No. 2019~7

2019年4月11日

原音词浅论

王克明

通过古代文献研究比较陕北话词语,可以探讨陕北方言的历史继承性。进一步,陕北话词语里,有没有比文字记载的近古、中古、上古的继承,更为久远的继承?在具有历史继承性的同时,陕北方言有没有发生学意义上的原始继承性?

1. 蒙汉“不浪”群发生学关系提示的“原音词”认知

通用的“分音词”称谓,也作嵌L词、缓读词、切脚词、析音词、反语骈词、分音式单纯入头词、前冠衔接式韵律词等,专家学者多已备述。“分音词”称谓表述了对这类词语的定义,认为它们是从单音词发展为语音相类反切、嵌入L声母而原词义不变的连绵词。

秦汉文献有少量这种词，宋元书中多了起来，根据现在一字对一音的汉语言经验，认为文献显现了语词分音过程，形成了“分音词”的认识和称谓。但同时存在另外的可能性，即先秦文献里“不律”类不太多，宋元时代这类词成其大势，不一定是先秦说的少，而是技术条件的限制，记载的少，先秦典籍文字总量也较有限。宋元时期，这种词不一定是比先秦说的多了，而是记的多了。先秦按词义记，是一个字。宋元按词音记，是两个字了。

众所周知，陕北方言乃至晋语里，“棒”说“不浪”。这是记音，没有字形。按词义写，就是一个汉字，棍棒的“棒”，《说文》作“梃”。棒子、棍子、桩子之类，相对不太细长者，都泛称“不浪”。如手指头不浪、打架拿的木不浪、埋半截的桩子不浪、高高竖起的电杆不浪等。乞丐使用的柺子棍类，因细长而不叫“不浪”，只能叫棍棍。

“不浪”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的唯一存留，是“拨浪鼓”一词，现在被解释为因“拨浪拨浪”声响而名“拨浪鼓”。这样的解释是错的。真实的是，因为鼓下面插着一根“不浪”，所以叫“不浪鼓”。若按词义念单音节，是“棒鼓”。元代“棒鼓”曾写作“不郎鼓”、“不琅鼓”，《四春园》杂剧有“我摇动不郎鼓儿”，《渔樵记》杂剧有“摇动这不琅鼓儿”，也都是记音而无固定用字。

为什么“棒”说“不浪”？根据分音理论，是“棒”缓读嵌入“L”声母所致，先有“棒”单音而后分成“不浪”，因此“不浪”是分音词。语言中的真实演变与理论阐说的先单后分顺序是否一致？

蒙古族有一种打猎的工具，是一端略弯曲的木棒，叫 *bulu:*，¹ 译名“布鲁棒”。*bulu:*是器物名词，本泛指棍棒，与陕北的“不浪”音

¹ 本文蒙语音标引自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蒙古语文研究所：《蒙汉词典》。引用时个别声调符号未显示。

义对应。bulu:亦用于狩猎，猎具发展定型后，沿袭棍棒旧称。不仅是布鲁棒，蒙语的棒子、桩子、棍子等词，音义都与“不浪”一致。它们的读音和汉译是：杖、棒、长棍 bərə: (巴利亚)，² 布鲁棒 bulu:~bilu: (必鲁)，棒子、棍子 bərə:xœ: (布鲁亥)，桩子 bula:r、bula: (布拉)，鼻勒（穿驼鼻木栓）buil (百勒)，木槌、棒子 balbu:r (布拉伯勒)。这些词形成了蒙语中的“不浪”群，具有共同发生的意义。元代时，妇女拖垂衣背的辫子，长条形状，当时也曾以“不狼儿”名之。³

阿尔泰语系的蒙语与汉藏语系的汉语，是黏着语与孤立语的不同类型，应该风马牛不相及，为什么会有成群形态的蒙语词音义与“不浪”相通？徐通锵先生在《历史语言学》中指出：“语音对应关系的解释力和普遍性远远超过形态的共同性或相似性原则”。⁴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陆续有学者依据汉语和阿尔泰语的同质关联部分，认为它们有发生学关系。

21世纪之前，陕北方言里“不浪”完全占有单音“棒”的位置，其使用具有广泛性、日常性、单一性。“某一人类集体用来表达这些无处不在的事物和情景的词构成该集体的语言中的基本词汇。”⁵ “不浪~棒”正是这样一个基本词汇。人类最早的工具或武器，应是树上折下的一根“不浪”，远早于石器的使用。因此它不是从蒙语借用或受蒙语影响的词汇，而是自身起源的汉语词汇，是陕北方言里一个年深日久的基

² 2005年陈子明先生委托北京语言大学谢小庆教授，请他们原来插队的内蒙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国境线边懂汉语汉字的蒙族居民为本文中引用的蒙语词汇译写汉字。蒙语音标后括号内为蒙民所译汉字。

³ 引述郑所南：《心史》记，额尔登泰、乌云达赉、阿拉萨图著：《〈蒙古秘史〉词汇选释》第151页。

⁴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第33页。

⁵ 霍凯特：《现代语言学教程》第260页。

本词汇。蒙语里的“不浪”，以其成群的形态来观察，可以确定是草原游牧文化中，甚至远在那之前的文化类型中，生活里的必须词汇，同样是蒙语中年深日久的基本词汇。

作为词项，“棒”已列在 M·斯瓦迪士二百个基本词汇表中，确定为用于比较历史语音对应关系的一个人类语言基本词汇。鉴于超越语系的语言比较是通用的学术方法，符合历史语言学的原则，故而有理由认为，“不浪”是汉语和蒙语共同的基本词汇。

由于“棒”是基本词汇，且判断蒙语没有经历过单音词阶段，所以，无法用分音理论解释蒙汉共存“不浪”的现象，也无法脱离蒙语“不浪”群，单方面解释汉语“不浪”的形成。但可以参考复辅音理论认识这方面问题。陈独秀先生 1937 年在〈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一文中简明解释：“盖自单音象形字固定以后，无法以一字表现复声母。而在实际语言中，复声母则仍然存在，于是乃以联绵字济其穷。”汉字“棒(椹)”固定后，字形不表现复辅音。但实际语言中，复辅音余迹仍存，如洪迈所记“旁为步廊”。其前辅音独立为一个音节后，形成了嵌 L 形态的语词。

邢公畹先生曾说：“一个带复辅音声母的原始语词到不同的方言里，有的以第一辅音为声母，有的以第二辅音为声母。”⁶ 汉语言语音的偏失造成复辅音分化，从而进入单音化过程。如“罅”义缝隙，上古音 qhraas。北方话古音 ha，广州音 la。北方话继承了复辅音的第一辅音，广州话继承了第二辅音。⁷ 陕北话则双双继承，音“喝腊（圪腊）”，成为今天认知的嵌 L 词。汉语中，与单音词“棒”同时存在的，有单

⁶ 引自雷春辉：〈从“来麦”“令命”同源看上古汉语复辅音 ml-的存在及演化〉，《现代语文》2011 年第 5 期。

⁷ 分别引自李珍华、周长楫：《汉字古今音表》第 319 页；周法高主编：《汉字古今音汇》第 257 页。

音词“棖（榔）”。 “棖”是渔人用以敲击船舷驱鱼入网的长木棒，即长“不浪”，潘岳《西征赋》有“纡经连白，鸣棖厉响”。这两个词义相同的词，“棒”是以原始语词的第一辅音为声母，“棖”是以其第二辅音为声母。它们形成同词异字的异文现象，可以认为是从复辅音分化而来。陕北口语把两个辅音都保留，因有“不浪”存世。

董、高、周、王、郭诸公的上古音拟音，“棒（棖）”均无 L 复声母。⁸ 从蒙汉的“不浪”词语反观历史语音，这个词 L 复声母的上古拟音，应更近历史语言真实。本文上古音采用郑张尚芳构拟音系。⁹

棒（棖）的上古音是 **brooŋʔ**。与棒同一词项，榔上古音 **brooŋ**，柶（兵器柄）上古音 **bliig**、**prig**，柄上古音 **praŋʔ**、**praŋs**，朴上古音 **boog**、**phruk**（李方桂）。¹⁰ 柄等词语以棒为本，名称应是从“棒”发生，语词因此相关。桩上古音 **ʔr'ooŋ**，根上古音 **raaŋ**，杖上古音 **laŋg**，柷（木杖）上古音 **lhood**，枹（鼓槌）上古音 **buu**，它们的语音发生也与棒相关。希腊语的旗杆矛、长矛音 **lonkhē**，与杖对应相关。古北欧语谓用棍棒打是 **bauta**，原始印欧语棒的词根是 **baud-**，与枹有对应性。¹¹

在棒的基础上加缚石斧，是石器时代人类的常用工具，棒和斧的词语因此也有发生学关系。“斧”的前上古音是 **plag**，上古音缩为 **paʔ**，其梵语是 **parasú-ś**，希腊语是 **pélekys**，六千年前两河流域的苏美利亚语是 **balag**。¹² “由于梵语和希腊语的‘斧’一词与苏美利亚语相联系，

⁸ 董同龢、高本汉、周法高三家所拟“棖”周秦上古音参见周法高主编：《汉字古今音汇》第 146 页。王力、郭锡良“棒”上古音拟音，参见李珍华、周长楫：《汉字古今音表》第 31 页。

⁹ 除注明外，本文所列上古音引自郑张尚芳：《上古音系》（第二版）《古音字表》。

¹⁰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第 71 页。

¹¹ 引自周及徐：《历史语言学论文集》第 145 页。

¹² 引自周及徐：《历史语言学论文集》第 160 页。

裴特生认为这个词存在于印欧语的时间十分古老，‘这个借词是发生在庞大的印欧语统一体还没有分裂以前’。”¹³

“语言是爆发式地产生的。一旦一些物体被赋予了名字之后，人们需要提到的一类事物、动作、状态和性质的名称也会马上形成。”¹⁴以棒（椴）为基本词，与槲、柄、斧、秘、朴一起观察，包括桩、根、杖、税、枹，可知在汉语早期，也有一个共同发生的“不浪”群。这个与蒙语“不浪”群对应的汉语“不浪”群，在汉语单音节化的进程中被遗忘了。蒙汉“不浪”语音对应一致的集群性表现，排除了对应偶然形成的可能性，也排除了互为借用词语的可能性。而认可蒙汉集群形态词语的基本词汇属性，会导致令人难以置信的推论：汉语方言的“不浪”和蒙语的“布鲁”有发生学关系，它们不是相互借用的相似性，而是共同起源的对应性。它们来自同一个原始的词语。

鉴于“不浪”不是单音词分音而成，而是先有复辅音，后为单音词，是原始多音节语言的遗产，是“棒”的原始语音基本形式，所以对这类词语的“分音词”等称谓不够贴切，名之为“原音词”更切近本质。“原音词”是谓：一，是继承单音化之前原本语音形态的汉语词汇；二，是保有上古甚至远古原始语音信息的记音汉语词汇。

历时语音比较观察到的情况，与从古籍文献观察到的情况相反，不是上古“分音”少而宋元多起来，而是上古复辅音字词更多。郑张尚芳上古音系 1.8 万字词中，有 l、r 复辅音构拟的在 4500 字以上，不少于 25%，比例远远大于先秦文献对“不律”类词语的记载，亦远远高于宋元时期的原音词记载比例。

¹³ 周及徐：《历史语言学论文集》第 161 页。

¹⁴ [澳]罗伯特·迪克森著、朱晓农等译：《语言兴衰论》第 55 页。

2. 原音词与上古音和蒙语词汇的对应性观察

在分音理论解释嵌 L 词、并以“分音词”命名的同时，复辅音理论也对这类词语进行解释，认为是上古汉语的遗留。百余年来，中外学者通过谐声、声训、读若、反切、重文、异读、音注、异文、方言、连绵词、古文字、亲属语言等多方面观察，说明上古汉语存在复辅音。复辅音是原音词的源头。

汉语与藏缅语、侗台语、苗瑶语构成汉藏语系的亲属语言关系被广泛认知，汉语与北欧语言的同源关系也开始有深入探究，汉语与南亚语和南岛语的密切关系亦为多家探讨。黏着语类型的南岛语与汉语的同源学说受到关注，是因为古语音对应关系的解释力超过类型比较。那么，从现代汉语普通话走进陕北方言，一些阿尔泰语系词汇与嵌 L 形态汉语词汇的对应性也可以显现出来。同时并与上古语音进行比较，可以提高对应性的解释力，观察原音词的源流。

单音汉字“罅”义缝隙、裂缝，无法与蒙语比较。而在陕北，这个词音“喝腊（圪腊）”，谓裂开的口子，多指山体裂缝。蒙语裂口、裂罅、裂隙 *angäl*（昂格拉），裂缝、裂开的 *angärxæ:*（昂格里亥），语音与陕北“圪腊”对应。同时，藏语裂隙、裂缝 *hrag*，标敏瑶语裂口 *glai*，也对应“喝腊（圪腊）”。“罅”上古音 *qhraas*，喝腊（圪腊）是罅的原音词。

陕北口语有词“喝浪”，谓狭窄的地形或通道，如两山之峡、峭壁山沟等，或两墙之巷、楼房过道类。元代蒙语“忽刺 *qulat*”指悬崖下的沟壑，¹⁵ 今蒙语峡谷 *xo:læ:*（浩拉），满语峡谷 *xolo*（霍洛），¹⁶ 与

¹⁵ 额尔登泰、乌云达赉、阿拉萨图著：《〈蒙古秘史〉词汇选释》第 185 页。

¹⁶ 2005 年请中央民族大学季永海教授为本文中引用的满语词汇译写了汉字。

喝浪语音对应。谓两山之间的汉语词“陕”、“峡”，上古音 *griep*；谓过道之间的“巷”，上古音 *grooŋs*。随着汉语言的浊音清化过程，声母 *g* 已改为 *x*。对两山之间地形的称谓早于两墙之间，所以喝浪是陕、峡的原音词。也可以认为是巷的原音词。

“扑拉”，陕北话词义掸、拂、轻擦尘土等。北京话亦有此词。蒙语涂抹、涂掉、消除 *ballāx*、*bilāx*（布拉赫），与“扑拉”音义对应。这个词本字是“拂”，其上古音 *phuud*，中古时期舌音尾变成流音 *l*。¹⁷“扑拉”是“拂”的原音词。

“扑拢”，陕北词义蓬，或群、帮、伙：上来一扑拢学生。蒙语说帮、伙、群、批是 *buləg~bolög*（布勒），与扑拢对应相似。洪迈记“以蓬为勃笼”，即今扑拢。蓬上古音 *blooŋ*，“扑拢、勃笼”是蓬的原音词。

陕北说“卜烂”，是“绊倒”的“绊”。蒙语绊跤、跌跤、打前失作 *budrəx~bodröx*（布德勒赫），跌、绊说 *bud~bod*（布刀），困难、困、险阻 *bərx*（布勒克）。“绊”有上古音 *plaans*。这几个蒙语词与 *plaans* 和“卜烂”相关，“卜烂”是“绊”的原音词。

“拇拉”，陕北口语词，义抚平、抚摸、胡噜。蒙语搔、抓挠、扞作 *marāx*（玛热忽），与拇拉有对应性。拇拉是“抹”的原音词，抹上古音 *maad*，后来舌音尾变流音 *l*。

陕北口语有“大啦”一词，很口语化，表加大行为强度，也有尽管义。蒙语的大、许多、很多是 *dalæ:*。这与大的上古音 *daals* 对应相似。“大啦”是大的原音词。

陕北人说：“把二溜扒拦上，一起走北京。”“扒拦”有音无字，义为拉扯、结交，本字是“攀”。“攀”的上古音是 *phraan*。蒙语说作

¹⁷ 参见郑张尚芳：《上古音系》（第二版）第 188 页。

伴者、陪伴者是 *bara:* (巴拉), 与 *phraan* 和“扒拦”音义对应。“扒拦”是“攀”的原音词。

陕北说“这娃娃可怙 (*biē*) 咧”, 是说过于老实内向。“怙”不是原音词, 它的上古音是 *phruug*。蒙语迟钝的、低能的谓 *bi:ra:* (必勒), 与“怙”同义。从上古音 *phruug* 和蒙语的必勒, 可观察到“怙”的原音形态。

解大手, 大便, 陕北说“把”、“把屎”。这方面, 蒙语也有一个词汇群, 粪便 *ba:s* (巴斯), 大便、解大手 *ba:x* (巴赫), 把把类脏东西是 *ba:ba:* (巴巴)。现在普通话里也称粪便为“把把”。这个词的汉字书写, 最早见《岳飞精忠》杂剧: “输了的都罚去史家胡同吃把把。”从客家话的开裆裤名称“擘尿裤” *pa²fj³fu⁵* 可知,¹⁸ “把”不是元代借词, 是早于元代的蒙汉音义对应的词。

对圆圈形状的事物, 陕北话不说“圈 (*quān*)”, 说“圜圜”。洪迈、俞文豹曾记“屈挛”是圈, 睢景臣写“曲连”。蒙语的圈、库伦、古列延 *xurə:* (库列), 也是圜圜。《蒙古秘史》古里延、古列延, 旁译“圈子”。16 世纪《史集》: “所谓古列延 (*kuriyan*) 是圈子的意思。当某部落驻在某地时, 就围成了一个圈子, 部落首领处于像中心点那样的圈子中央, 这就叫做古列延。”¹⁹ 《蒙古秘史》“古列延”亦旁译“营”, 即谓这种圆形战阵。但汉语圜圜不是蒙语译词, 而是圈的古音。圈上古音有溪纽 *khron* 等, 圜圜是圈的原音词。它与蒙语库伦音义对应, 表现出同源特征, 上古音是其祖征。

蒙语牲口圈、栅栏、囚笼谓 *xœriol* (浩劳列), 院子、院落、围墙和圈 (*juàn*) 谓 *xœrə:* (浩劳)。《屈原贾生列传》有“拘士系俗兮, 擿

¹⁸ 罗美珍、林立芳、饶长溶主编: 《客家话通用词典》第 1 页。

¹⁹ 引自朱学渊: 《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第 24 页。

(huǎn) 如囚拘”，谓拘泥于世俗就像把自己关在木栅栏囚笼里。擗是木栅，一围木栅是囚笼，牲口圈亦然。《说文》：“圈，养畜之闲也。”陕北谓“羊圈圉圉”。这个“圈”上古音有群纽 glons 等。

圆圈儿，陕北亦说“呼烂”，即睢景臣所写“胡阑”。这是与蒙语 xɔrɔ: 和汉字“擗”义项相关的“环”。满语“圈”是 xorimpi，去掉后缀，其“xori (霍里)”正是“胡阑”。环和圉等字，上古音都是 g^wraan，“胡阑、呼烂”是环、擗的原音词。此外，拉丁语的栅栏是 uallum，²⁰与“胡阑”也有对应关系。

陕北话把半大猪叫“克郎”，这是古语“豮”的原音词。“豮”的上古音是 kraa，对应“克郎”。豮豚指小公猪，属于“克郎”。旧时蒙语称豪猪、箭猪为 gaxæ:lǎg (格亥郎)，与克郎有对应性。

公牛，陕北叫“牻 (pō) 牛”。《康熙字典》释牻：“《玉篇》特牛，《广韵》牛未劇。”《广韵》“劇”是“以刀去牛势，或作犍”，是谓犍牛。种公牛，蒙语 box (勃哈)，元代汉字写扑哈、不合，明代写不花、布哈，义译多是牝牛、牯牛。《卢龙塞略》则有“补哈，庞牛也。”²¹“庞牛”一词即今陕北“牻牛”之音。庞、牻音同蒙语扑哈，也与下列各语言的“公牛”一词语音对应：满语 Buka，鄂温克语 buxā，维吾尔语 buka，哈萨克语 buka，柯尔克孜语 buqa，乌兹别克语 bɔqæ，塔塔尔语 buqa，图瓦语 buka，西部裕固语 buGa，土耳其语 boga，古突厥语 buqa，塔吉克语萨里库尔口语 bwqa。²² 可以认为元明汉字书写的扑哈、布哈等，是牻的原音词。

陕北管小牛叫“牛不劳”，颇令人费解，其它各种动物均无“不劳”

²⁰ 引自周及徐：《历史语言学论文集》第 158 页。

²¹ 引自方龄贵：《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第 197 页。

²² 均引自方龄贵：《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第 198 页。

称谓。蒙语中，出生几个月间的小牛叫 *bo:ltrag*（宝劳多拉），两岁的牛叫 *biru:*（别劳）。《蒙古秘史》“不刺兀”旁译“二岁牛”。这与陕北“牛不劳”的“不劳”，是同一个词。牛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石器时代开始驯化饲养，对小牛的称谓，应属语言中的底层词汇。陕北口语不使用“牛犊”等“牛不劳”的同义词，或许说明了“不劳”是陕北的底层词汇。同时它也是蒙语的一个底层词汇，二者有同源可能。未知“不劳”对应的单音汉字。古有“犛”字，上古音 *bruugs*，但《玉篇》释为八岁的牛。又有“犛”字，上古音 *phleu*，²³《说文》释为黄白色的牛，《集韵》亦释苍白色的牛。

四川甘孜的藏语巴塘话，“牛犊”说 *pi¹³ lo⁵³*（鼻酪）。²⁴这也是“不劳”之音，即“牛不劳”。而英文未阉割的公牛称为 *bull*。将牛阉割的做法已约万年之久，²⁵因此 *bull* 的未阉割义值得观察。陕北耕牛的阉割年龄，一般在二岁上下，“不劳”都是未阉割者。蒙语“别劳”“不刺兀”的二岁牛称谓，应与未阉割义相关。“宝劳多拉”更是未阉割之“不劳”。陕北的“不劳”、蒙语的“别劳”、藏语的“鼻酪”和英语的“*bull*”，是有音义对应关系的。虽未知对应单音汉字，但可以认为“不劳”是一个汉语原音词。此外，藏语的家养母牦牛是 *hbri-mo*，野牦牛是 *hbron*，²⁶应是语音分化的同时出现了语义的分化，但未脱离“牛”这个基本义。

²³ 上古音引自周及徐：《历史语言学论文集》第 164 页。

²⁴ 音标引自江荻：《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第 403 页。

²⁵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著，林俊宏译：《人类简史》第 392 页。

²⁶ 引自蒲立本：《汉语的历史和史前关系》，王士元主编、李葆嘉主译：《汉语的祖先》，第 328 页。

3. 通过历史比较观察圪头词的原音词性质

陕北方言的“圪头词”现象也引人注目。对入声 $kəʔ$ 不表义音节，专家学者已极备述，论说者众。圪头词与上古音和蒙语以及不同时期藏语等词语的历史比较，反映出词头“圪”的一种起源现象，由此可以观察到圪头词的原音词性质。

陕北话“圪溜”是描述“弯曲”的形容词。杨雄所记“钩”之“钩格（洛）”音，是其可能来源。但上古钩无复声母，未知前上古音。“屈”是“曲而不伸者”，上古音 $klud$ 、 $khlud$ ；“曲”是“不直也”，上古音 $khlog$ 。二字词义都是“弯曲”，“圪溜”也可能是屈、曲的原音词。

《诗经》有“兕觥其觥”。觥 ($qiú$) 上古音 $gruw$ ，指兽角弯曲状，后也写觥。觥上古音 gu 。《扬雄·甘泉赋》有“玄瓊觥觥”。²⁷“觥觥 ($liú$)”也是谓弯曲状，是觥的原音词。班彪《北征赋》有“远纡回以繆流”。繆 ($jiū$) 义弯曲，上古音 $kruw$ 。“繆流”亦义弯曲，是繆的原音词。又有“佝”，《集韵》释“病偻”，脊背弯曲。佝上古音 $qhloos$ ，佝偻是佝的原音词。“繆流、觥觥、佝偻”都与“圪溜”有原音传承关系。钩、屈、曲、繆、觥、佝等词的上古音，构成了汉语中一个形容弯曲的“圪溜”群。这说明圪溜的圪头源于历史原音。

蒙语的“弯”是 $mæxir$ (玛格里)，与“圪溜”有对应性。“弯”的藏语夏河话 $gər$ ，错那话 $kur^{35}mo^{53}$ ，羌语博嘎尔语 $pa\ kar$ ，景颇语阿侬怒话 $go^{31}lan^{55}$ ，缅语载瓦语 kor^{55} ，²⁸ 都与“圪溜”对应。在藏语、羌语、景颇语、缅语、彝语的 26 种方言中，“弯”这个形容词，约 80%

²⁷ 网友元流书坊为本文提示了觥觥、繆流、麟、碩頔、簪等词。

²⁸ 江荻：《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第 411 页。

都与“圪溜”或“钩”有语音对应性。除上述外，藏语支中，藏文 *gug po*，拉萨 *ku¹³ku⁵²*；羌语支中，普米（九龙）*gō*，尔苏 *khuo³³khuo⁵³*；景颇语支中，独龙 *du³¹gə⁵⁵*，达让 *ku³¹tiu⁵⁵*，格曼 *kai⁵⁵tu³¹kai⁵⁵*；缅甸语支中，缅文 *kək⁴*，仙岛 *kə³⁵*，阿昌 *kok⁵⁵*，缅甸语 *kau⁴*，克伦 *ke³¹*；彝语支中，彝语（南华）*gu²¹*，傈僳 *go³¹*，基诺 *a⁴⁴kh³³*，纳西 *gv²¹*。²⁹

陕北话“圪捞”是谓搅和、和弄。蒙语搅和 *xoelɔx*（赫俩赫），与圪捞有对应性。“搅”的藏语是 *dkrug*，藏语支错那门巴语的麻玛话是 *kro[?]*，都与“圪捞”对应相似，也与搅的上古音 *kruu[?]* 对应，圪捞是搅的原音词。此外，不少地方都有的“和弄”一词，也与蒙语 *xoelɔx*（赫俩赫）有对应性。胡卧切“和（*huò*）”上古音 *gools*，和弄是和的原音词。

陕北的“圪掇”一词，有别扭、固执、不好相处、不协调的意思，与蒙语说偏向、偏差的 *xələbrəl*（格勒伯），对应相似。同义，陕北也说“狡”：那人可狡了。狡有戾义，乖张违逆，上古音 *kreew[?]*。“圪掇”是“狡”的原音词。

陕北“圪梁”词义是“岗”。蒙语说棱、梁是 *xir*（格里。山梁音格令），与圪梁对应。走山梁说 *xirläx*（格日勒忽）。“岗”上古音 *klaan*，圪梁是岗的原音词。

陕北量词“骨咧”，是一挂鞭炮的“挂”。蒙语量词串、挂是 *xilxə:*（格里格），与骨咧有对应性。“挂”上古音 *k^wrees*，骨咧是挂的原音词。

陕北说“滚”是“骨拢”，即北京的“骨碌”。蒙语打旋、翻滚一词是 *xoiräx*（归拉赫），与骨拢、骨碌有对应性。“滚”上古音 *kluun[?]*，骨拢、骨碌是滚的原音词。

²⁹ 引自江荻：《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第411页。

陕北“骨圖”是卷的量词，指一卷一卷的，筒形的。蒙语的卷、卷成筒形是 *xuɪlǎx*（归拉赫），与骨圖对应。居转切“卷”上古音 *kronʔ*，骨圖是卷的原音词。

陕北动词“骨拉”义“刮”，蒙语刨、铲、刮、削是 *xarǎx*（哈热忽）。中世纪后，蒙语里的 *k* 辅音，分化演变成了 *g* 和 *x*，³⁰ 故 *xarǎx* 与骨拉音义对应。“刮”上古音 *kʷriid*、*kʷraad*，骨拉是刮的原音词。

陕北“圪刺”一词指山沟类地形、偏远的小山沟，词源于“谷”。谷是两山之间，上古音 *kloog*。缅语谷 *khlok*，标敏瑶语山间 *dən khle*，藏语深涧 *grog po*，都与“圪刺”对应。“圪刺”是“谷”的原音词。

陕北话“角”说“圪崂”，同孔颖达所记角落，亦同元人所写脰落、阁落、圪落，也同今人所说杓晃。藏语“角落”音 *grwa*，标敏瑶语“屋角”说 *pla klo*，都与圪崂对应。角上古音 *kroog*，“圪崂”和角落、杓晃等都是“角”的原音词。

陕北把黑心秤叫“黑圪栏秤”，“圪栏”义“杆”。庄稼秆的“秆”，《集韵》谓“与杆同”。“秆”上古音是 *klaanʔ*，因之，圪栏是杆的原音词。

陕北话“圪塄”义谓埂坎。埂上古音 *kraaŋ*、*kraaŋʔ*，圪塄是“埂”的原音词。又有“隣”义田垄，与“埂”形成异文。隣上古音 *rin*、*rins*。

陕北话还有“圪愣”一词，用于停阻义，如说话中间圪愣一下。圪愣是“梗”的原音词，梗上古音 *kraaŋʔ*。

陕北语词“骨连”，义蜷缩，是“蜷”的原音词。蜷上古音 *gron*。

陕北管夹肢窝叫“胳老钵”，这是“夹”的原音词。夹上古音 *kreeb*，甲骨文字腋下二人。

从藏语言中观察前置辅音音节化的过程，可以看到，复辅音中的前

³⁰ 参见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蒙古语文研究所：《蒙汉词典》前言，第21页。

置辅音 g，在语言变化中，独立为音节，成为了“圪”。如古藏语新旧的“新” gsar pa，羌语成为 khsə，嘉戎语前置辅音弛化成了 kəʃək；古藏语“活的” gson po，嘉戎语弛化为 kə sə so；“豹” gzig，嘉戎语弛化为 kəʃtʃək。“嘉戎语曾经大范围地发生过前置辅音音节化过程”，³¹其数字一至九中，八个出现了前置 kə 音节。³²如“三”，古藏语是 gsum，羌语变为了 khsə，而嘉戎语前置辅音独立，成为了 kə sam；“九” dgu 成为了 kə ugu。

“干净”一词，羌语 kən tse 的双音节语音几近汉语，嘉戎语 kəʃo 也是双音节。它们都来自古藏语 gtsaŋ ma 的前置辅音音节化，独立出了“干”（kən、kə）这个不表义音节。³³汉语词“干净”中的“干”，实际上也是“不表义音节”，不具有从古至今汉字“干”所具有的任何词义。与羌语词一样，“干净”的两个音节两个字，表达的只是“净”的词义。汉语的“干净”是一个“圪头词”，元代开始把圪头书写为“干”。但是“净”上古音 shreenj，无前置辅音 g、k。未知前上古音。《集韵》释“净”为“冷貌”。“冷”上古音 reenj，与“净”形成异文。虽然在与羌语的比较中尚观察不到“干”的来历，但可知“干净”也是一个汉语原音词。

陕北话里的一些圪头词，因为未知对应单音词，不易判断源流。但它们与蒙语词的音义对应，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古语传承的可能性。

如“圪尖、圪桩”，是谓木尖桩一类。蒙语变尖、变细长是 gɔdʒi:x（格吉忽），尖的、尖锥形的是 gɔdʒɪr（格吉格日），尖的、尖长的是 gɔdʒɪŋ（格庄）。它们与“圪尖、圪桩”相近或相同。

如“圪胝儿”，陕北谓小疙瘩。宋《轩渠录》有“要剪脚上骨苗儿、

³¹ 江荻：《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第 427 页。

³²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第二版）第 117 页。

³³ 引自江荻：《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第 426 页。

胛儿也。”蒙语说鼓起、凸起是 *gudi:x* (古地克)，与圪胝儿相似。

陕北说土堆、土崩是“圪堆、圪都”。宋元写“骨堆、孤堆”，《五灯会元》有“平地起骨堆”，《老生儿》杂剧有“嫁的狗随狗走，嫁的孤堆坐的守”。蒙语说凸起的、隆起的是 *gudgər* (古都格日)，与“圪都”有相似性。

干而翘起，起皱，收缩发皱，陕北说“圪靛”；皱眉，皱褶，陕北说“圪皱”。蒙语干而翘起、起皱的 *xərɣi:x* (浩拆)，抽皱、起皱褶的 *xarɣi:x* (哈拆)，声母 *x* 是从 *k* 演变过来的，因此与圪靛、圪皱对应相似。

陕北话“圪料”义不平整、弯曲、两头儿翘起。宋代写作“吉獠”。《五灯会元》有“吉獠舌头问将来”等语。蒙语两头翘起说 *gædrāx* (格德热忽)，与圪料有对应性。翘上古音 *gew*、*gews*，无 *L* 复声母。但宋代俗语常用“吉獠”，说明“圪料”不是蒙元影响，早已是口语。

不表词义的前置音节，陕北话除了“圪”，还有骨、卜、忽、得。藏语的音变中，有的前置辅音独立成了骨、卜、得等词头音节。如古藏语的“贼”*rku ma*，扎坝话成为 *ku ma*，木雅话是 *ku mi*；古藏语的“官”*dpon po*，扎坝话 *pe mbu*，木雅话 *po mbə*；古藏语的“爪子”*sder mo*，嘉戎语 *to ppi*，木雅话 *de mə*。³⁴ 在同属汉藏语系的壮侗语言中，和温州方言、闽粤方言中，动植物名词带“圪、卜、忽、得”不表义词头是普遍现象。这类词陕北虽然存量不多，但虻蚤、圪针等，反映出它们来自共同祖语的可能性。

傣语(德宏)的鸬鹚 *ka¹tsai²*、白鹭 *ka³ja:ŋ³*，壮语(武鸣)的樟树 *ko³ɕu:ŋ³*、草 *ko³tum⁶*，温州方言的蟑螂 *kuo⁸za⁸*、臭虫 *kuo³sai⁷*，闽粤方言的蟑螂 *ka³la⁸*、八哥 *ka³din⁶* 等，词头是“圪”的同类。壮语(武鸣)

³⁴ 引自江荻：《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第 426~428 页。

的蜜蜂 tu²tiŋ²、老鹰 tu²lam⁶，闽粤方言的蚯蚓 tɔ⁶kin³，词头是“得”的同类。温州方言的蚂蚁 fu³ŋa⁴，闽粤方言的苍蝇 pu³jiŋ²，词头是“卜”的同类。闽粤方言的苍蝇 hɔu³liŋ³，词头是“忽”的同类。“忽”即“胡”。东汉前“胡”无实义，是不表义音节，如胡螿、胡蝉等。³⁵“胡”指西域是后起义。

古代南方地名和人名的发语词，也可以与陕北的“圪、卜、忽”等词头比较。句章、句容、句余、句无、姑苏、姑蔑、姑幕、姑复等地名，勾践、句吴、夫差、夫柳、无余、无疆、余善、余祭等人名，“它们的冠首字，却可以确知只是古越语的发语词而已”，³⁶也是没有词义的不表义音节。传至今天，南方的个旧、个马、个陋、个宕等地名的“个”，亦不表义。古越语是多音节语言，有学者认为属于南亚~南岛语。它们像阿尔泰语、藏羌语给陕北留下了“圪”字头一样，在南方留下了“个”字头。“圪”与“句、姑、个、古、过”对应，“卜”与“夫、无”对应，“忽”与“余、于、乌”对应。

4. 多种语言对应关系中的原音词认知

汉语与周边藏缅语言、侗泰语言比较，有一些与汉语上古音对应的词语，学界多有例举，如：“孔” khloŋʔ，暹罗语 klong，泰语 kluŋ、kluang。“禀” prumʔ，藏文 brim。“烙” g·raag，泰语 klak。“兼” kleem、kleems，泰语 klem。“蓝” g·raam，暹罗语 k'ram、gram，泰语 k'ram，古泰语 gram。“欄” g·raan，标敏瑶语 glan。“凉” g·raŋ，藏文 graŋ。“狗” kloŋʔ，标敏瑶语狗 kla。这些词语与汉语密切相关，尤其与汉语原音词特征高度相合。对密切相关的语言，学界释为同源性亲属语言。

³⁵ 引自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第140~142页。

³⁶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第176~177页。

同源性定义为原音词提供了一种源流解释。

同时,历史语言学认为,汉语在上古时期或许没有单音节、有声调、无形态变化等“孤立语”特征。因此,汉语词汇与不认为有亲属关系的不同语言词汇进行比较,有学术合理性的空间。“如果这几种语言表达同一事物或现象的词的语音存在着整齐的对应关系,那么这几种语言在历史上必定有发生学上的关系。”³⁷ 当代对于“远距离语言”亲属联系可能性的研究,扩展了原音词观察的视野。这方面有汉语与南岛语系语言的对应研究、汉语与北欧语言的对应研究等,如狗,爱沙尼亚语 *koer*, 芬兰语 *koira*, 乌拉尔语 *koje-ra*,³⁸ 都与汉语、瑶语对应。但对汉语与北方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比较,关注度则较低。

元明时代的蒙语汉译词“抹邻”、“秣邻”、“牧林”、“抹伦”,都是“马”。《哭存孝》杂剧有“米罕整斤吞,抹邻不会骑”,《破天阵》杂剧有“我做番将委实好,不骑抹邻则是跑”。蒙古语、女真语、满语,“马”都是 *morin*、*mori*。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和满~通古斯语族中各族语言里的“马”,发音都接近“抹邻”:土族 *morə*, 东乡 *mθri*, 东部裕固 *moorə*, 保安 *morə*, 达斡尔 *morj*, 女真 *morin*, 满 *morin*, 赫哲 *mθrin*, 鄂温克 *mvrin*, 鄂伦春 *mvrin*, 锡伯 *mærin*、*mθrin*。³⁹ 汉语的“马”,前上古音 *maarg*,⁴⁰ 上古音 *mraaʔ*。在原始语言中,中原与北方民族语言的马,语音是对应的,源于共同的祖语。“马”是公认的非单音节演化为单音节的“二合之音”。同时,东亚的“马”一词与印欧语也有相关性:原始印欧语词根 *marko-*, 古威尔士语 *march*, 康瓦尔语 *margh*、*march*, 不列尼塔语 *marh*, 原始凯尔特语母马是 *markā*, 马

³⁷ 周及徐:《历史语言学论文集》第126页。

³⁸ 引自冯蒸:《汉语来源的新假说》文。

³⁹ 均引自方龄贵:《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第60页。

⁴⁰ 引自周及徐:《历史语言学论文集》第153页。

是 *markos*。⁴¹ 所有这些不同语言称谓马的语音，存在着整齐的对应关系，应该有发生学意义。曾用汉字记音书写的“抹邻”一词，可谓“马”的原音词。

陕北话“头”有“得劳”之谓。“头”列在二百个基本词汇表中，是人类语言基本词汇之一。“头颅”一词，《战国策》有“头颅僵仆，相望於境”。由于用字固定，现代汉语普通话使用，不列为嵌 L 词。

《说文》还有“頔 (*duó*)，颅也”。《康熙字典》记：“《释名》頔颅谓之骷髅。”这也是头颅。元明时代文字里，记有蒙语“头” *terigün* 的汉译词忒娄温、铁里温、帖里兀等。⁴² 如《至元译语》作“忒娄温”，《紫钗记》传奇有“风声大，撞的个行家，铁里温都答喇（杀）”。元人也写汉语词汇“天灵”。蒙语今亦记 *tolgoe:*，译“陶勒盖”。这个译音北宋已出现在汉语文字中，写作“天灵盖”。王辟之《澠水燕谈录》：“尝令子和药，有天灵盖，温叟见之，亟令致奠埋于郊。”元杂剧中“天灵盖”与“天灵”通用。如马致远《黄粱梦》：“推一交险擗破天灵盖。”康进之《李逵负荆》：“则蚤砍取我半壁天灵盖。”高文秀《襄阳会》：“则你这宣花斧著他天灵碎。”关汉卿《单刀会》：“七稍弓，八楞棒，打碎天灵。”元代以前汉语中已有的“天灵”，与“头颅”音义相通，“盖”音成为名词，使义域变小。除蒙语，蒙古语族的“头”，东部裕固语作 *tury:n*，土族语是 *turoŋ*，东乡语是 *tceiərun*。⁴³ 这些都与汉语“头颅”音义对应。“头”的上古音是 *doo*，未见前上古音。《集韵》《广韵》谓“頔”音铎、牒、託，这三个字的上古音分别是 *l'aag*、*l'oog*、*lhaag*。观察“头颅、頔颅、天灵”与蒙古语族语言的对应关系，和它们的蒙元之前汉语词汇性质，可以认为它们同“得劳”一样，是“头”

⁴¹ 均引自周及徐：《历史语言学论文集》第 154 页。

⁴² 方龄贵：《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第 45 页。

⁴³ 引自方龄贵：《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第 45 页。

的记音，是“头”的原音词。

“说”也是斯瓦迪士二百个人类语言基本词汇之一。陕北词“圪咧”是“说”义，如“瞎圪咧”，是谓瞎说。蒙语的“说、讲说、言语”，是 kele、kelen、helehu 等，元明时候汉字写作客连、客勒、客列等，⁴⁴如《桃源景》杂剧“他道是卯兀客勒莎可只”。汉语“说”义词语有“侃”，与“客连”同义。《说文》“侃”无“说”义，但之前《论语》中“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实为说话样貌。至元代，《西厢记》杂剧“隔墙酬和都瞎侃”，是谓瞎聊、瞎圪咧。口语如此民间熟用，说明不是当时借用，而是口语固有。限于《说文》的定义，认为“侃”迟至元代才是“说”的同义词，但在口语里未必如此。“侃”的上古音为 khaanʔ、khaans，未知其前上古音。除蒙语外，阿尔泰语系蒙古语各族的“说”是：土族 kəle，东乡 kiəliən，东部裕固 kelen，保安 kalə，达斡尔 xəlʃ。另，女真语 xəlsə，土耳其语 kelecı，波斯语 kalām。⁴⁵侃与诸语言应有共同的祖语。故而认为陕北的“圪咧”和元人汉字书写的“客连”，是汉语说义之侃的原音词。

蒙语 darasu、darasun 是说黄酒，有辞典解释为中国黄酒，⁴⁶元代前后汉字写作“打刺苏”、“打辣酥”、“答刺孙”等约 16 种。⁴⁷《东窗记》戏文有“打辣酥满斟来一醉酣”，朱有燾《元宫词》有“白酒新刍进玉壶……何似西凉打刺苏”。后有“塔拉苏”译音。黄酒在东亚出现甚早，蒙语这个黄酒名词，应是在汉语形成早期源自农耕人群。这个早期词语是什么？今天汉语里是否留有痕迹？在黄酒的词义上，与“塔拉苏”音义一致的词是“屠苏”。“屠”的上古音是 daa，未知前上古

⁴⁴ 参见方龄贵：《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第 266 页。

⁴⁵ 均引自方龄贵：《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第 267~269 页。

⁴⁶ 参见方龄贵：《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第 236 页。

⁴⁷ 参见方龄贵：《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第 234~236 页。

音。《晋书·孝愍帝纪》有“今欲闻城未陷为羞死之事，庶令黎元免屠烂之苦。”明·宋濂《鲍氏慈孝堂铭》有“群寇相挺而起，肆其屠刘。”屠戮、屠烂、屠刘等同义的连绵词，反映了“屠”曾有 L 复辅音的可能性，“打刺苏、塔拉苏”应接近双音词“屠苏”的早期多音形态。“屠苏”本指黄酒，在汉语中让位于“酒”一词后，逐渐演变成了酒名。南北朝《荆楚岁时记》始有记载，说正月初一先幼后长喝屠苏酒。唐代开始出现传说，韩鄂《岁华纪丽》说屠苏酒是以前一个住在叫“屠苏”的草庵里的人，发明的一种过年喝的药酒。故事性传说使这个词彻底远离了本义。但蒙古语族语言保留了“屠苏”的原始词义，东部裕固语 *dura:sən*、土族语 *dara:sə*、东乡语 *darasun*，都是说黄酒。⁴⁸ 马伯乐先生提及语言亲缘关系时说：“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人们认为它们相似的那些地方其实只不过是史前这两个语言间的相互影响所造成的。”⁴⁹ 黄酒名称出自史前影响，因此有理由认为元人汉字书写的“打刺苏”是“屠苏”的原音词。李葆嘉先生认为：“由于年代久远的早期借用和远古同源之间的界限已趋泯灭，因此当语言成分借贷到达一定程度，双方无疑就成了亲属语言。”⁵⁰

阿尔泰语系满语的“牛录”，本义“大箭”。朱学渊先生指出：“‘箭’字在芬兰语中为 *nuoli*，爱沙尼亚语为 *nool*，匈牙利语为 *nyil*；它们都与满语的 *niru*（牛录）一致。”⁵¹ 周策纵先生说：“汉语中的相关词汇‘弩’、‘弩’等，是否与之相关？也很值得深思。”⁵² 匈牙

⁴⁸ 方龄贵：《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第 236 页。

⁴⁹ [法]马伯乐：《唐代长安方言考》第 20 页。

⁵⁰ 引自李葆嘉：《〈汉语的祖先〉译序》，王士元主编、李葆嘉主译：《汉语的祖先》第 11 页。

⁵¹ 朱学渊著：《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第 252 页。

⁵² 朱学渊著：《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周策纵序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利语、芬兰语和爱沙尼亚语都属于乌拉尔语系芬兰~乌戈尔语族，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弓箭名称的一致性，暗示了它们之间的早期传播。这为困扰学界的“欧亚语系”假说提供了一个素材。蒙语的弓 numu、numun，元代汉字写作弩木、弩门，⁵³ 与汉语“弩”和满语及乌戈尔语族的“牛录”，音义也有对应性。《说文》谓“弩，弓有臂者”，应即“大箭”。弩出现较早，不晚于商周，“牛录”或是“弩”的原音形态。“弩”上古拟音有 *nay*（周法高）。⁵⁴

“十万年前或语言刚发展起来的时候，与六千或一万年作为现代语系的祖语期之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呢？”⁵⁵ 相关语言词语的对应性，是认识原音词的条件之一，它提示了人类语言的交汇和汉语的发生。如兽角，陕北话谓“角(juě)倭”：牛角倭，羊角倭。角上古音 *kroog*、*krōk*（斯塔罗斯金），原始汉藏语音 *kruā*，缅甸语 *khṛəw*。⁵⁶ 角倭是角的原音词。又如“壳”上古音 *khroog*，宋代谓“壳漏”。《五灯会元》卷七《长庆慧棱禅师》有“保福抛却壳漏子，向甚么处去也？”壳，吴语谓“壳落”，标敏瑶语 *gli*；同时，爱沙尼亚语 *koor*，芬兰语 *kuori*，匈牙利语 *kéreg*，乌拉尔语 *kore*。⁵⁷ 壳漏、壳落是“壳”的上古音。这些语言的流音中缀与汉语上古拟音的复辅音流音呈比较规律的对应，也与汉语方言词汇的嵌 L 形态呈规律性对应。蒙古语族等语言与汉语方言的若干词汇也有这样的对应性。

此外，陕北人呼父为“大”，源于“爹”的前上古音 *daad*⁵⁸ 和上

⁵³ 引自方龄贵：《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第 105 页。

⁵⁴ 引自周法高主编：《汉字古今音汇》第 91 页。

⁵⁵ [澳]罗伯特·迪克森著、朱晓农等译：《语言兴衰论》第 2 页。

⁵⁶ 斯塔罗斯金上古音和原始汉藏语音、缅甸语音，均引自[俄]S.斯塔罗斯金论文：〈上古汉语词汇：历史的透视〉，王士元主编、李葆嘉主译：《汉语的祖先》第 387 页。

⁵⁷ 引自冯蒸：〈汉语来源的新假说〉(blog.sina.com.cn/s/blog_4b712d230102dwos.html)。

⁵⁸ 引自周及徐：《历史语言学论文集》第 168 页。

古音 daaʔ。还有箸 (zhē)，《玉篇》释“父也”，《广韵》《集韵》音遮。遮上古音 tjaa。父亲义，梵语 attas，拉丁语和希腊语 tata、attached，赫梯语 attas，哥特语 attas，古爱尔兰语 athir，康瓦尔语 tād，⁵⁹ 英语 dad，都与陕北的“大”有对应关系。

5. 上古音和相关对应性是原音词的认知基础

陕北汉语方言中，原音词以成群形态牢固地占有着汉语单音词的位置。成群形态的原音词如果不是汉语原生，那么其进入单音汉语的方式，应是在一个时间段里依靠政治背景，批量取代汉语单音词汇。从原音词与蒙语词的对应关系看，及蒙元建政的历史过程看，最具有批量取代可能的，应是蒙语。但是，在蒙元统治之前，原音词早已存在于汉语。《尔雅》《说文》《方言》始有记述，北宋湖北宋祁《宋景文笔记》，南宋江西洪迈《容斋三笔》、湖南王观国《学林》，记述了当时南北方口语中的一些原音词。朱辅《溪蛮丛笑》、孙穆《鸡林类事》，也记有这类反切音。这些宋代记述可以说明，没有发生过蒙语词语的批量取代过程。利用董绍克《古语词存留数量表》测算，陕北方言的古语词存留比例在7%以上，存留比例甚高。⁶⁰

对现在认知的原音词，宋人有持切脚语认识者，黄朝英、李石、俞文豹则持“二合之音”说，⁶¹ 认为不是“孔曰窟笼”而是“酷宠为孔”。现在观察，这种说法是符合原音词特点的。通过与汉语上古音进行比较，

⁵⁹ 均引自周及徐：《历史语言学论文集》第168页。

⁶⁰ 参见董绍克：《汉语方言词汇差异比较研究》第151~205页。或许因为对古词语存留使用的认知存在差异，这个测算结果高于从洛阳到广州的所有七个方言点（洛阳1.6%、南昌2.6%、长沙2.8%、梅县3.1%、苏州3.7%、厦门4.2%、广州6.6%）。

⁶¹ 福建黄朝英：《缙素杂记》，浙江李石：《续博物志》，浙江俞文豹：《吹剑录全编》。

可以观察到原音词是其对应单音词的“未合之音”。上古音是原音词认知的基础之一。

北京话的“扒拉”与陕北话的“卜拉”是同一个词。宋元曾写作“拨刺”、“不刺”。《农桑辑要·苧麻》有“于畦内用极细梢杖三四根，拨刺令平可”，《刘弘嫁婢》杂剧有“掏火棒儿短，强似手不刺”。扒上古音 *preeds*，卜拉和扒拉是“扒”的原音词。

致力工作，张罗办理，陕北有动词谓“不滥”：这县长一上台力不滥了。不滥是“办”的原音词，办上古音 *breene*。《溪蛮丛笑》所记“不阰”是“斑”字的反切音译，或许反映出不同民族历史语言的同源性。

摇摆晃动，陕北有动词“卜来”：看一卜来一卜来的。卜来是“摆”的原音词，摆上古音 *preelʔ*。

动词“拨”的意思，陕北有说“卜咯 (l)” 。这个卜咯是“拨”的原音词，拨上古音 *paad*。

陕北口语有“别另”一词，义“另外”：你别另寻个人来。古时“另”义多写作“别”。别另是“别”的原音词，别上古音 *pred*、*bred*。“别”和“另”形成异文。

陕北称女阴为“板子”，也叫“板流子”。“板子”本字“辰膻”。“辰”是后起字，源于匕、牝。“匕”上古音 *piʔ*、*piər*（高本汉）；牝上古音 *biʔ*、*biər*（高本汉）。⁶² 据此，则“板流”是“匕~牝~辰”的原音词。

陕北和各地都有的“疤痢”一词，是“疤”的原音词，疤上古音 *praa*。

洪迈记“盘为勃阑”，陕北话“盘”谓“泼兰”。盘上古音 *blaan*，勃阑、泼兰是盘的原音词。

⁶² 高本汉上古音引自周法高主编：《汉字古今音汇》，匕第 29 页，牝第 191 页。

“扑愣”是陕北形容鸟飞的象声词，亦形容人急速动作：一扑愣爬起来。扑愣是“扑”的原音词，撲上古音 broog。

一些地方口语有“爬拉”，与扒拉不同义，但也是手的动作。爬拉是“爬”的原音词，爬上古音 braa。

陕北量词“出烂”是说一串：一出烂谷子穗穗。“串”上古音 kroons，出烂是串的原音词。

陕北口语有“底哩”，非常口语化，义底下。这是“底”上古音 tiil? 的传承，底哩是“底”的原音词。

陕北形容人精灵古怪谓“鬼哩古怪”，这个“鬼哩”是“鬼”的原音词，鬼上古音 kul?。

小炉匠，陕北谓“骨露匠”。骨露是“镗”的原音词，镗上古音 klaags。

谓车轮的“轱辘”一词，是“毂”的原音词，毂上古音 kloog。

匣，陕北有说“黑拉”。⁶³ 黑拉是“匣”的原音词，匣上古音 graab。

陕北“忽拉”一词即普通话词汇“划拉”。划拉使用较广，是“划”的原音词，划上古音 grool。

“糊弄”一词多处方言使用，是“哄”的原音词，哄上古音 gloons。

机灵，陕北说“唧溜”：这娃娃一满不唧溜。唐·卢仝《扬州送伯龄过江》有诗句“不唧溜钝汉，何由通姓名。”宋·宋祁《宋景文公笔记》（上）谓“凡人不慧者即曰不唧溜。”《气英布》杂剧有“你去军中精选二十个即溜军士。”唧溜、机灵是“机”的原音词。“机”有机灵义，如《列子·仲尼》“大夫不闻齐、鲁之多机乎”。机上古音 kril，機上古音 kul。

陕北民间使用“栲栳”一词。《敦煌变文集》有“担得一栲栳馒头”。

⁶³ 邢向东：《神木方言研究》第 255 页。

头”。⁶⁴ 栲栳是“栲”的原音词，栲上古音 khluuʔ。

空腔、中空，陕北谓空壳郎：毛头柳树空壳郎。“壳郎”即“阅阅”，是“腔”的原音词，腔上古音 khrooŋ。

一些地方称土块为土坷垃。“坷垃”一词是“坷”的原音词，坷上古音 khaal、khaalʔ、khaals。

眉骨，陕北谓“眉(mí)利骨”。元人写作“眉楞骨”。《村乐堂》杂剧：“手里拿定把槌儿，打你奶奶眉楞骨。”眉上古音 mrił，眉利、眉楞是“眉”的原音词。

普通话也使用的“硬朗”一词，是“硬”的原音词，硬上古音 ngraans。

把物体侧放，陕北说“则棱”放。元人写作“摘楞”。《斗鹤鹑》散曲有“摘楞的瑶琴弦断”。则棱、摘楞是“侧”的原音词，侧上古音 ʔsruŋ。

还有普通话人群常见的原音词如：窟窿是窟 khluud、孔 khlooŋʔ的原音词，栅栏是栅 sraans 的原音词，傀儡是傀 kuul、khuulʔ的原音词，囫圇是浑 gluun 的原音词，橄榄是橄 klaamʔ的原音词，元人曾写“格览”。蒺藜是茨 zli 的原音词，《诗经》“墙有茨”读作“墙有蒺藜”，才合全诗四字节奏。《鸡林类事》记“风曰孛纛”，汉语“风”上古音 plum。

不仅陕北和西北晋语地区有原音词，现在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安徽、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等地也有一定数量的原音词，同时南方方言也能观察到。如福州 pɛ lɛ（白来）谓“摆”，ku luŋ（骨陇）谓“滚”，khua luŋ（夸龙）谓“环”，分别对应陕北话的卜来、骨龙、圇圇。客家话 kou² lon²（囫圇）谓“浑”，khou² long⁶（窠窿）谓“孔”，ku³ lun³（骨碌）谓“卷”，kau¹ lau⁶（考癆）谓“搅”，pot⁸

⁶⁴ 转引自邢向东：《神木方言研究》第 248 页。

lot⁸ (报漏) 谓“拂”，分别对应陕北话的夥龙、括窿、骨圖、圪捞、扑拉。唐代张籍诗句“北人避胡皆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反映出南方口语里的原音词应是在蒙元之前就随移民南下了。

普通话里也保留着原音词。口语里如扒拉、半拉、拨拉、出溜、欵拉、奘拉、叨唠、嘟噜、咕噜、骨碌、胡噜、糊弄、滑溜、和弄、圪拉、扑棱、瘦溜、刷拉、趿拉、秃噜等等，连绵词如丑陋、粗鲁、抖搂、逗留、疤痕、橄榄、轱辘、佝偻、聚拢、栲栳、窟窿、骷髅、傀儡、溃烂、廓落、辘轳、朦胧、迷离、霹雳、筐箩、凄厉、绮丽、勤劳、商量、贪婪、头颅、脱落、迤迳、栅栏等等。这类双字词的词义，主要是其前字的字义。以词义分析，一般后字可有可无。或受韵书所记反切影响，其中一些单字的上古拟音没有连绵词基础。但学界认为，由诸种声母字和来母字组成的连绵词，反映的是上古汉语的复辅音词语。这种词语具有原音词的特征。如溃烂是溃 gluuls 的原音词，凄厉是凄 shiil 的原音词，绮丽是绮 khralʔ 的原音词，商量是商 hljaŋ 的原音词，脱落是脱 lhood 的原音词，迤迳是迤 lalʔ 的原音词，聚拢是聚 zloʔ 的原音词等。这个“聚”义，泰文是 klum³、kluam，佻语是 ghrom、grm，⁶⁵ 与“聚拢”有相关性。

“我”，各地作 ŋa、ŋai、ŋan、ŋo、ŋɔ、ŋə、ŋəu、ŋu、ŋuai、gua 等，⁶⁶ 山东是“俺”，藏语也是 ŋa，都是单音节形态，它们都继承了“吾”的上古音 ŋaa。但是上海话的“我”，也可以用“阿拉” oʔloʔ 表达。⁶⁷ 为什么可以用嵌 L 的原音词形态说“我”？因为“吾”上古音有 ŋraa，“我”的上古音是 ŋaalʔ，所以“阿拉”是“吾、我”的原

⁶⁵ 引自潘悟云论文：〈对华澳语系假说的若干支持材料〉，王士元主编、李葆嘉主译：《汉语的祖先》第 283 页。

⁶⁶ 部分引自李珍华、周长楫：《汉字古今音表》第 302 页。

⁶⁷ 《现代汉语词典》第 1 页。

音词。上海话“伊拉”*fila*义“他们”。北京话用“丫”谓“他、他们”，亦连用“他丫”。北京说“你丫”则等同于陕北话的“你他你”。“他”上古音 *lhaal*，丫上古音 *qraa*，伊拉是“他、丫”的原音词。

不含圪头词在内的口语和书面原音词，《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本收约167个，齐如山《北京土话》收约86个，徐世荣《北京土话词典》收约113个，刘育林《陕北方言辞典》收约95个。这些词不见“非敷奉微”类轻唇音声母，学界认为至《中原音韵》音系，汉语中才出现 *f* 声母。⁶⁸ 这种系统性的声母缺位现象，也说明原音词不是近古蒙元语言带入的。

据江荻先生的研究，古代藏语有一种聚合类声母，如“*sr*”，一些吐蕃王名字里的“苏笼”*sronj*便是。唐至明六七百年间，汉语书中记载他们与内地中央政权的来往，所用汉字即当时汉地译音。早期译音“苏农”、“悉弄”、“苏笼”，其中笼、农、弄相当于双音节词的 *L* 声母后音节。后来汉字史籍中这个词逐渐变成了单字“宋”、“松”，⁶⁹ 复辅音第二个声母消失，双音节缩成了单音节。值得关注的是，这两个字在汉语中也发生过对应的语音变化，宋上古音 *sluunjs*，松上古音 *sclonj*，后来都变成了单音节。这样藏汉比较的词例，反映了复辅音到单音节的历史过程，证明了“二合之音”的音变真实，透视了原音词的形成机制。

斯塔罗斯金曾以35个基本词汇比较汉语、藏语、北高加索语、叶尼塞亚语、印欧语和南岛语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上古汉语和各语系或语族都有同源关系。⁷⁰ 这种局面下，观察汉语与周边任何语言的发生学关系都是有意义的。发生学关系或远古的影响也是原音词认知的基础

⁶⁸ 李珍华、周长楫：《汉语语音发展史略说》，《汉字古今音表》第56页。

⁶⁹ 江荻：《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第72页。

⁷⁰ 斯塔罗斯金同源百分比：上古汉语100%，藏缅语74%，北高加索语43%，叶尼塞亚语34%，印欧语23%，南岛语14%。引自周及徐：《历史语言学论文集》第137页。

之一。

用斯瓦迪士二百词基本表中的几个基本词汇（我、角、乳房、死、切、棒）与陕北话比较：⁷¹

我，上古汉语“吾”*ŋraa, ŋaa*，原始印欧语 *ego*，陕北话 *ŋa, ŋo*。

角（犄角），上古汉语“角”*kroog*，原始印欧语词根 *ker-*，陕北话“角倮”。

乳房，上古汉语“乳”*noʔ*，原始印欧语词根 *nu-*，陕北话“奶”。

死，上古汉语“殒”*muut*，拉丁语 *mort*，陕北话“歿”。

切，上古汉语“割”*kaart, kaat*（割断），印欧语词根 *ker*，赫梯语 *karss*，陕北话“割”（*ga*）。

棒，上古汉语“棒”*broonʔ*，梆 *broon*，柄 *pranʔ*，斧 *plag*，桩 *ʔr'oon*，杖 *lang*，原始印欧语词根 *baud*，古北欧语 *bauta*（用棍棒打），希腊语 *lonkhē*（旗杆矛，长矛），陕北话“不浪”。

“距今七千年左右，东亚大陆存在南亚~南岛语、藏缅语和阿尔泰语。在这三大语言交汇之处的中原，从前三千年到公元前后混合而成华夏汉语。”⁷² 建立在分子生物学对远古人类迁徙路线研究基础上的历史语言论述，可以对原音词论说形成支持。虽然原音词在词语的汪洋中为数不多，但对原音词的认知无需定量，而在于了解其每一个词语的原始继承性。

⁷¹ 除陕北词语，均引自郑张尚芳：《上古音系》和周及徐：《历史语言学论文集》第 138~146 页。

⁷² 李葆嘉：〈超越谱系树模式：语言关系类型学〉。

参考书目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第二版），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3 年。

方龄贵：《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汉语大辞典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蒙古语文研究所：《蒙汉词典》，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额尔登泰、乌云达赉、阿拉萨图著：《〈蒙古秘史〉词汇选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江荻：《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民族出版社 2002 年。

杨光荣：《藏语汉语同源词研究》，民族出版社 2000 年。

周及徐：《历史语言学论文集》，巴蜀书社 2003 年。

刘育林：安宇柱《陕北方言词典》，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邢向东：《神木方言研究》，中华书局 2002 年。

杨明芳、杨进：《陕北语大词典》，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韩宽厚：《府谷方言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罗美珍、林立芳、饶长溶主编：《客家话通用词典》，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周法高主编：《汉字古今音汇》，[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74 年。

李珍华、周长楫：《汉字古今音表》，中华书局 1999 年。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 1980 年。

王士元主编、李葆嘉主译：《汉语的祖先》，中华书局 2005 年。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 1991 年。

朱学渊：《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中华书局 2002 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澳]罗伯特·迪克森著、朱晓农等译：《语言兴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董绍克：《汉语方言词汇差异比较研究》，民族出版社 2002 年。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法]马伯乐：《唐代长安方言考》，中华书局 2005 年。

霍凯特：《现代语言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著，林俊宏译：《人类简史》，中信出版社 2014 年。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2002 年。

参考文献

李葆嘉：〈超越谱系树模式：语言关系类型学〉（网址：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716/13/8164970_485265330.shtml）。

刘育林：〈陕北方言准黏着成分“圪” $k\alpha^23$ 和“达” ta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6 期。

雷春辉：〈从“来麦”“令命”同源看上古汉语复辅音 $ml-$ 的存在及演化〉，《现代语文》2011 年第 5 期。

肖娅曼：〈“复辅音”声母问题的浑沌语言观解释〉，《古汉语研究的新探索》语文出版社 2014 年。

孙梦岚：〈古汉语复辅音新探〉，《课程教育研究：新教师教学》2013 年第 30 期。

赵文香、刘冬：〈古汉语复辅音研究综述〉，《剑南文学：经典阅读》2011 年第 10 期。

华玉山：〈试论汉语古复辅音〉（网址：<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7/0908/132702505.shtm>）。

笪远毅：〈切音词和析音词〉，《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 年第 1 期。

冯蒸：〈汉语来源的新假说〉（网址：blog.sina.com.cn/s/blog_4b712d230102dwos.html）。